

郭 戈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宫娥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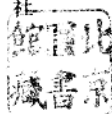


宫娥怨

郭戈著

B324.81.15

百花文艺出版社



B 451417

目次

第 一 回	走荆棘家亲丧命 梦虎狼金英入官	1
第 二 回	真人罢醺仙源去 秀女应召帝苑来	12
第 三 回	嘉靖帝驱攘奸鬼 美村姑直言获罪	21
第 四 回	杨金英偷窥儿女梦 柳月琴惊春丧花魂	31
第 五 回	苏川药偶幸蒙错爱 李媚儿暗计夺恩宠	40
第 六 回	梦镜花愁姐枉多情 寻水月俏女度花阴	48
第 七 回	閼娘娘暗施偷春计 情妹妹义怜吟曲人	58
第 八 回	太液池水嬉金傀儡 琼华岛过锦玉玲珑	65
第 九 回	芙蓉池中招桃邀杏 荷花湾里采莲争风	73
第 十 回	重情谊南姐诉真情 生祸心媚儿巧弄奸	82

第十一回	妒皇恩暗夜吃纸人 泄隐私失嘴惹风波	91
第十二回	借玉腹阎婆产石麟 封真人道士升尚书	99
第十三回	探风月阎婆深感恩 赠红萝皇子惨毙命	107
第十四回	奸生奸心贪施毒计 冤结冤鸠夺布机关	117
第十五回	丑优伶扮演荣封戏 俏官娥偷窥鸳鸯梦	129
第十六回	扶隐私真人充祸媒 搜锦帐嘉靖废正官	140
第十七回	断旧情园门恶争斗 求秘药童女遭祸害	154
第十八回	宠妖害忠抛舍朝政 认娥为仙污漫经堂	166
第十九回	游碧云陌路吊荒墓 守孤灯梦痴话幽灵	175
第二十回	题红叶流水飘相思 惊仙洞佳人乱鸳鸯	187
第二十一回	怜红粉金英还遗银 诉衷情香魂说幽冥	199
第二十二回	含春蕊百女充醮役 施淫威合丹采天癸	210
第二十三回	惜娇弱虎口救孤女 说富贵娥眉叹天命	220

第二十四回	赴汤蹈火娥眉啸傲 联翠攀枝娇妃风流	228
第二十五回	情魔入怀皈教背教 梦惊御苑思春伤春	241
第二十六回	哭血罗未了三生愿 怜花月空抛一夜风	253
第二十七回	吊灵人痛了相思债 断肠女泪滴胭脂恨	259
第二十八回	惊圣驾女尸吟悲曲 喜重逢姐妹诉衷情	266
第二十九回	恋春宴曹妃惜花泪 猎香艳御箭惊鸾凤	277
第三十回	观鸡斗长夜相戮苦 夸红冠异境梦痴迷	289
第三十一回	梳晨妆金英血染恨 捻黄绫官娥泣断魂	298
第三十二回	血雨腥风奇灾异祸 殉葬墓乘机施奸	309
第三十三回	泄天机奸婢恶红粉 葺官变十女弑嘉靖	320

第一回

走荆棘家亲丧命 梦虎狼金英入宫

却说明朝嘉靖年间。宛平县西三十里处，有一险峻奇秀山峦，名翠微山。山脉发迹香山，折而向东，忽开两腋，似凌空飞起双臂，怀抱千里平原。每当春秋之交，晴雨初歇，烟云变幻，金碧万状；峰恋拱秀，锦翠如屏。山上有名刹古寺，名平坡寺。据说，成化年间，圣驾上陵巡幸，因见那寺内金刚佛像面貌极黑，笑着指道：“此像如此之黑，好似火里金刚！”一夕，山林起火，灼灼烈焰飞腾，烧红半个天空，数里可见。次日清晨，村民闻讯赶来庙里观看，但见庙宇亭堂，雕梁画栋，全然无损。唯有那殿堂内之金刚，果真被火焚烧了，不禁啧啧惊叹道：“好个皇帝，真个连神都惧怕。他只说了一句笑话，这铁打金刚，就被大火烧了个焦黑，要是说咱百姓一句，敢怕是连性命也没了！”个个惊得瞠目结舌，胆战心寒。

在这山下，有一小村，叫马户屯。怎地叫做此名？原来自永乐时起，马政最甚。朝廷颁旨，定养马例。直隶养马自此开始。至宣德年间，令北直隶三丁养驷马一匹，二丁养儿马一匹，十年编审一次。弘治、正德、隆庆直至本朝，虽政令三番五改，马政益甚。且编审马头、马地，照帖派数喂养，

依帖验膘，填给马户小票，时时来点验。凡点验，管马县丞不时点；县正官月点；本策管马通判季点；太仆寺少卿每年巡历总点。较马以尺，共三等。四尺以上为上等，三尺九寸为中等，三尺八寸为下等，三尺七寸以下不准喂养。别马以色，有银骊、青沙、红沙、栗色、糖银骊、海骊、枣骊、玉顶、鼻尖、五明、豹肚、四明、玉脸鼻、白沙、桃沙、虎喇、土黄、萆草黄、雪架葡萄、艾叶青、兔骊、麝香青、烂毛青、赤兔胭脂马、白卢马，计二十五种。验马有罚，或病、或瘦、俱责限调养；或腿瘸、或倒死、或失盗、或割鬃尾，一概要问罪。马政之苛刻，甚于虎狼，村民无不畏惧。只道人不逢时，村不逢世，自嘲人身贱，村庄贫穷，便将村名，也改叫马户屯。

却说这村中有一马户，叫杨石锁，四十开外，生得身架粗壮，黑红面皮。人虽贫穷，偏是脾气倔强，火暴，稍有不顺，喊爹骂娘，一蹦三尺。这杨石锁年轻之时，娶妻姜氏，农家女子，虽说不上花容月貌，倒也窈窕俊俏有几分姿色，过门一年，生下一女，小名金英，夫妻爱如拱壁。哪知女儿不足三月，朝廷选奶口，竟把姜氏选入宫中。一去十载，音讯绝无。这杨石锁眼见得上有双目失明老母，下有襁褓婴儿，当爹当娘，擦屎擦尿，又要下地耕作，喂养马匹，真个是日子泡进黄连碗，人在刀刃上打滚过，穷极潦倒。

这金英到了十二岁，生得百般伶俐，俊俏可爱，虽是山野女子，野性未脱，倒也通晓事理，手脚极勤快。一日三餐，生火做饭，又为瞎眼奶奶，熬汤煎药，白日则背个小筐儿，独自去打马草，倒为爹爹分去不少操劳。杨石锁常怜爱叹道：“此女要生在大户人家，敢怕要托在手心、含在嘴里还

怕摔着、化了，只可惜生在穷苦马户家，小小年纪，却当起半个家来！”

一日金英打草回来，推开柴门，只见豹肚马哧哧嘶鸣，满院奔窜。原来杨石锁下地未归，豹肚马饿得急了，挣脱缰绳，从马棚跳槽出来。这豹肚马原是上等注册好马，生得骨架高大，目若铜铃，膘肥档阔，四蹄如盘，且性情暴烈，平日里除却石锁，便是三四个汉子，也降它不住。此时金英将草筐，放在篱笆旁边枣树下，欲将草铡碎淘净再喂，生怕那马吃了带露水草拉稀掉膘。那马原本已饿极，今见草筐，嘶叫奔来，吃得急了，竟把整个草筐叼起。金英见状，急去夺那草筐，攥住撕扯不放。豹肚马怎地耐烦，掉转头来，长嘶一声，竟然扬起后蹄，恶狠狠蹶起蹄子。金英急躲闪时，那铁掌将她额头擦破层皮，津出一层血来。杨石锁扛着犁耙，恰在此时归来撞见，惊得魂都飞了。看看女儿，伤虽不重，却后怕得很，躲闪慢时，只怕性命都没了。一时怒起，将那马拴紧在桩上，挥起鞭子，狠狠抽打不停。因是暴怒不息，手下没个轻重，乱鞭飞溅时，竟将那马右眼抽瞎。明灯儿般一颗眼球，竟似破碎的葡萄流淌出来。待到火气发泄尽，见马如此惨状，一时懊悔，自知失手，抱住马颈，失声痛哭起来。正是：

一时怒从心头起，三鞭抽出祸胎来。

一日马头来验马，见那豹肚马眼睛被抽瞎，如何肯依，耍出威风，要将杨石锁拿官问罪。杨石锁自知灾祸临门，逃脱不过，铁打的汉子，此刻也软了。扑通跪在地上连连哀告道：“望大爷修福行好，给个方便吧，因是小姐被踢伤，一

时火气上来失手，非是小人成心。”

马头只不肯依，恶狠狠地道：“便是踢死你女儿，我管不得；如今伤了马匹，我只替朝廷家行法！”说时，咣哪一根锁链，直向杨石锁脖上套来，拖起便走。乡亲们闻讯赶来，听说是打伤官马，哪个敢劝阻，眼睁睁见杨石锁被马头拖去。

是夜月色昏暗，山风凄厉，黑沉沉死一般空寂。家家户户，俱入梦乡，唯杨石锁家中，隐隐传来呜咽哭泣之声。那瞎眼婆婆与年幼金英，眼见杨石锁遭了官司，一老一少，孤苦无靠，悲伤不尽，哪睡得下。正自依偎哭泣，忽听院里咕咚一声响，跳进一个人来。两人惊得屏住呼吸，正待细听，蓦地屋门咚地被踹开，随着一股冷风，闯进个黑影，也不言语，呼地背起瞎眼婆婆，一把攥住金英就走。

出了屋门，借朦胧星光，金英认出竟是爹爹，问道：“你带我们去哪儿？”

杨石锁呼呼喘着粗气，低吼一声道：“不要言语！”

那瞎眼婆婆知是儿子，又惊又喜，问一声道：“儿呀，你如何脱身回来？又要带我们去哪里？”

杨石锁一面疾步飞走，一面轻声说道：“孩儿如今闯下乱子，这里住不得了！暂到他处躲避一时。”

原来这石锁，虽时粗野，却最是孝敬。被押解路上，蓦然想到：“若是将我拿去问刑，吃些皮肉之苦，倒也不妨。若是罚金，便是租借些银两，倾家荡产，也还罢了；如果将我拿去下狱，囚禁一年两载，家中瞎眼卧病老娘，年幼爱女，如何度日，哪个照管？”如此一想，如万箭钻心，悲痛难抑，虽苦苦向那马头叩头央告，偏是那马头不识相，见石

锁跪下，嘴里恶骂，脚下乱踢，只赶他快走！这杨石锁本性烈汉子，只道跪在地上，已给他脸面；哀告再三，心下已窝火；又见他仗势逞凶，又打又骂，真个是忍无可忍，牙齿咬得咯咯响，眼里迸出火星来，吼一声道：“我给你脸面，你偏往下撕，敢怕爷爷只是软棉花捏得？杀头不过碗大个疤，我只将一条性命，与你罢了！”说时一把挣脱脖上锁链，倒抡起来，风驰电掣般地向马头扫去。马头猝不及防，躲避之时，绊倒在地。此时石锁已是火顶脑门，恨得心里出血，猛地抄起块巨石，狠狠向马头砸去。只听噗地一声响时，那马头已是脑浆迸溅，呜呼哀哉去了。石锁见打杀马头，知闯下弥天大祸，哪敢停留，遂连夜回来搬老娘与女儿避难。

三人出村不远，刚刚拐上山路，忽听村里狗声吠成一片。扭头看时，见村头隐隐有几处灯火，忽明忽暗。

石锁惊道：“不好！敢怕是官差追赶来了！”

瞎眼婆婆闻听，慌忙说道：“我此时心惊肉跳，如何是好？”

金英扯住爹爹衣衫，吓得险些哭出声来，只道：“我怕！我怕！”

石锁怒道：“快走！眼下怕也没用，横竖难逃一死，若是官差追上，便豁命拼个死活！”

石锁恁是铁打汉子，身上背着老娘，脚下金英拖绊，怎走得快。顷刻间，那身后灯火乍高乍低，较前明亮许多，渐渐赶得近了。眼见走不得大路，石锁急中生智，拐个弯儿，钻进荆棘林中，向峭壁悬崖，树木繁多处攀去。瞎眼婆婆，甚是心灵，虽是眼看不见，忽觉得树枝荆棘，挂扯衣服头

发，知是后面官差追近了，钻入荒山。又听儿子气喘吁吁，步履艰难，只恐背着自己，难以走脱，叹一声道：“儿呀，娘是老不中用了，快放下娘，你们父女去逃命吧！”

石锁哪里肯依，气喘说道：“娘说啥话，孩儿惹祸，已是不孝。到这般地步，要死也死在一起！”

瞎婆婆急道：“锁儿，你要孝敬，快放下娘，你们逃出去，也为咱杨家留个根。娘是不行的人了！”

说时，推开石锁肩膀，挣扎要下来。石锁只紧紧背住不放，磕磕绊绊，往悬崖密林中钻。金英吓得不敢出气，跌倒又爬起，脚上踏起血泡，步步疼痛，也顾不得了。

穿过荆棘树丛，慌忙不辨路，一步一挨，两只脚只在石缝中乱踏。攀上一道悬崖，已是汗流浹背，喘不过气。刚刚停住脚喘息，忽见山脚灯笼火把通明，人声嘈杂，官差搜上山来。石锁大是着慌，又不敢停息，拔脚正要走，忽觉身后似有东西用力拖住，猛朝前挣几挣身子，蓦地一个跟头栽倒在地。头脸都磕破了，他顾不上许多，爬起来转身看时，只见老娘悬在空中，犹自摇晃，不禁骇然大惊。再仔细瞧，却是一根青藤，恰恰挽起个套儿，套在老娘脖子上面。石锁一时魂飞魄丧，一手抱住老娘，一手放开那套，把老人放倒在地，哪知只这片刻工夫，老娘早已气绝身亡。石锁跪俯在地，狠狠擂着自己的头，泪流满面，呜咽痛哭。金英被吓得呆愣半响，才哇地哭出声来。

此事甚是蹊跷，那背上老人，怎地会被青藤挽起套儿套住？石锁哪知就里，原来就在他停脚喘息的工夫，背上那瞎眼婆婆，摸索到头上一根青藤，自己挽紧个套儿自尽了。只为的是让儿孙逃脱性命，不受自己拖累。

石锁悲痛欲绝，哭得晕了，早忘记官差追赶。待官差循着哭声逼近，惊醒过来，欲再逃脱，为时已晚。此时石锁，似被激怒的猛虎，一副疯狂相貌，一把将女儿推进杂树丛中，倒竖虎眉，瞪圆血眼，赤手空拳，一步一步，反向官差逼近，到得跟前，狂吼一声扑上前去。众官差欺他徒手单身，围个风雨不透。一官差见他扑来，挺刀迎上，直朝他腹中一刀斫去，只听扑地一声响时，可怜个高大强壮汉子，含恨倒在血泊之中。直把个树丛下的金英女孩，吓得战战兢兢，魄飞魂丧。有《梅花酒》曲儿，单道她此时心境：

呀！见爹爹卧血泊，只不敢哭哭号号，空忍下怨怨焦焦，只吓得战战摇摇。直恁般贼官差，端得个没天道！呀！想孩儿孤单单，这荒山哪处逃，偏闻那饿虎啸，直叫俺发根翘，悲凄凄没着落。

金英战兢兢俯卧在树丛之中，见那差人，只不肯散去，胡乱搜索，嘴里骂道：“还有个小贱人，不知哪里去了！”金英气不敢喘，心不敢跳，等候多时。官差眼见搜查不到，方才散去。又等许久，待四周寂静下来，再无动静，金英方才走出。趴在奶奶身上哭了一场，又趴在爹爹身上哭了一场。待立起身来，只闻夜风凄嚎，草木呜咽，饿虎空啸。四周一看，又统是些重峦峭壁，壑道深沟。站了片刻，心下惊怕，又不知投奔哪里，再一看望，见前面朦朦胧胧有条白线，高高下下，象个道路。于是直奔那线走去，果然是一条羊肠小道。惊慌中也不辨个方向，只踏着乱石，拨开荆棘，挨着脚痛，胡乱往前走。

待走到半山腰，忽见有座破庙，那庙座南朝北，四面墙壁

倒塌，里面甚是空落。金英女孩儿家，又晒又乏，且脚疼难挨，哪管许多，绕破墙走入里面。殿内黑咕隆咚，神像残缺不全。忽有栖鸟被惊动，扑愣愣扇动几下翅膀，扬落一片灰尘，直把她吓了一跳。呆愣片刻，见再无动静，便一头倒在残阶之下，睡起觉来。

朦胧之中，忽觉到一洞府。但见松柏葱笼，花木成行。一道白石桥，弯弯曲曲，通向一院内。院内石门大开。但见那天井中，松篁交翠，桃李争妍。石门右面，立着石屏风一架。走进门内，转过石屏，见院子甚是宽大，两边各有石房数间。金英信步走入房内，见左有攀龙乾碧罗汉石床一张，床上铺着五彩绸褥。床前一张紫檀色云木方桌，桌上玉盘之内，盛着四季时新果品。西面墙下，有一张雕刻瑶叶石长几，几上摆着宝鉴金钗，珊瑚石榴等物。金英顾不得欣赏这堂皇艳丽佳境，肚里饿得紧了，欲待取那桌上玉盘内果品来吃。刚要伸手时，猛听得门外有笑语之声，忙一转身，闪入那石几旁珊瑚树后偷看。

只见四对绛纱灯引处，四个绝色美人，拥着一个虎背熊腰，堂堂仪表，凛凛威风的少年进来。那四个佳人，年纪都在十八、九岁，个个面若出水芙蓉，身似临风杨柳，真个是千般袅娜，万种妖娆。身后几个侍女，殷勤相随。

几个人往房里走时，一绿衣女郎对那少年笑道：“大王仙驾至此，蓬荜生辉，且待少坐用茶！”

几个美女与那少年入座，忽一侍女，手托茶盘，用鼻子嗅几嗅道：“屋里有了生人气了！”

一群侍女，乱将起来，东寻西找，少倾，见金英躲在案几之后，一把将她拖出。

那绿衣女子走来，将金英打量一番问道：“你是哪里人，因何来我这里？”

金英到这光景，已是逃脱不得，哭泣诉道：“我是山下马户屯人，逃难到此。”遂将一家遭害之事，细说一遍。

那女郎见她生得眉清目秀，窈窕可爱，笑笑说道：“你既然已无家可归，到了此处，也是天缘。也罢！也罢！”遂又笑笑向那少年劝道：“她若是个男儿，我们姐妹几个，留下就消受了。无奈我等福浅命薄，偏偏不曾遇到一个佳士。如今逢个俊俏女子，也是大王世世修行，才能得此际遇。莫若带她回仙府，做个小妾，成就今日良缘。”

金英听罢，心里叫苦，央告道：“我是福浅命薄之人，如何肯配大王，还是放我回去，便是我的福了。”

那大王见她此状，对众女郎说道：“她身在人世，已遭天大不幸，如今偶至众姐妹仙府避难，如何便难为她，不如放她去罢！”

众女郎闻言大惊，诧异说道：“世上之人，多是奸诈自私本性，况且自相残害，已成恶习。便是有那忠善正直之人，也多是那凶顽奸诈之徒所害。大王适才也曾听她讲得，便是她祖母与爹爹，也正是无辜被追杀。大王昔日曾讲，最是恨世上之人，如今怎地反倒放她？”

那雄伟少年笑笑说道：“世人之恶，恰在自相残害，弱肉强食。我等既成仙道，自当善恶有别，奸直有分。似她这等善良弱小女子，强其所难，迫其就范，不正是那恶人行径么？既然此女不肯俯就，不可难为人家！”

众女郎闻言，笑笑点头称是。遂个个嬉笑盈腮，围上前来，热诚相待。少倾摆上宴来，真个是琼浆满溢琉璃盏，玉

液浓斟琥珀杯。畅饮之时，又有侍女宴前伴舞，奇曲异调，闻所未闻。歌舞之中，众仙说笑成趣，忘乎所以，频频举杯，开怀畅饮，夜半未散。金英一向从不曾饮酒，且又身居异地，惊疑未定，哪敢贪杯，见众人兴浓酒酣，说笑热闹，只是默默相伴。不料酒席末了，但见众仙个个醉眼朦胧，摇摇晃晃，站立不稳。或伏在案上，或跌坐在地，或依墙而卧，醉倒一片。金英正不知所措，忽见众仙，个个现出原形。那雄伟少年，正是斑斓猛虎；几个女郎，正是狐仙、凶蛇、猿仙，黄鼠狼、刺猬大仙；一群侍女，正是蜘蛛、蜈蚣等一群小妖而变，横卧满地。金英见状，惊骇万分，汗如雨下，吓得尖叫一声醒来，见庙宇殿堂仍在，却是南柯一梦。

不料此时，恰有一人醉酒卧倒在一尊残佛像下。你道这人是谁，原来是一赌徒，因夜里到山那面前村聚赌，吃得醉了。待走到这山上，酒力发作，支撑不得，胡乱睡下。适才金英因恶梦一声惊叫，不想正把这厮唤醒。他朦朦胧胧睁开眼睛，爬将起来，见一少年俊俏女子坐在佛像残阶之上，正自惊慌，便上前相问。金英遂把自家遭难之事，又述说一遍。那赌徒听了，片刻不语，暗思忖道：“眼见她是无家可归的人，莫若将她认做个女儿，明日领到京中，找个妓院卖上几十两银子，不正是我的造化！”这般想时，便近前谎言哄劝，只道自己是做小生意的人，因夜里贪路，不想走到此庙迷失方向，权且胡乱睡下。遂又装出一副可怜同情模样，哄骗金英，自己家在京内，老婆如何贤慧，家道如何温饱，只是膝下无子，倘若金英不嫌弃，便认她作义女。

此时金英，正愁凄凉孤身，无着无落，见他如此热情好意，哪肯不信！思忖片刻，遂在他面前磕了俩头，认作干

爹。那赌徒见她上钩，笑得嘴巴扯到耳后，欢喜得不知高低，慌忙把她扶起。待天色微明，片刻不敢停留，领金英往京中而来。只这一去，有分教：

才从虎口脱风险，又入狼穴送命来。

欲知后事如何，下回待叙。

第二回

真人罢醮仙源去 秀女应召帝苑来

却说那金英，深山孤庙，被赌徒哄骗，认作义女，同往帝京而来。真个是家破人亡，飘蓬断梗，哭苍天满喉新血，有谁见怜？偏又是仇未报，恨难雪，一时遭恶徒诳骗，眼睁睁跳入火坑里来。按下不提。

且说那明世宗皇帝，因在位十年，偏无皇嗣，整日价在宫中设醮坛祈祥，直把那主持坛事的真人，当作活神仙一般。然而天违人愿，世宗皇帝虽是崇道拜神，竭诚敬信，朝颂经，夕持咒，日日拜祭，差不多有一两年工夫，偏偏后宫数十嫔妃，没有一人怀胎应验。这时有监察御史喻希礼，拜本乞求免去醮坛仪礼，不要因崇信一个山野术士，得罪满朝文武大臣。世宗闻奏大怒道：“希礼谓朕罪诸臣，乞免醮坛仪礼，难道要误朕子嗣，断送天下于他人么！”盛怒之下，将喻希礼罢去官职，发配边关充军去了。时隔不久，又有编修史杨名，劾奏那真人邵元节拜醮祈嗣，皆荒唐无稽之谈，且宫廷设醮，有失政体，乞求罢免醮事。又遇世宗怒斥，逮捕下狱，带罪戍边。朝中百官见状，哪个还再敢吭气，只敢怒而不敢言。那真人邵元节，眼见祈嗣无效，得罪朝中诸臣，自觉脸上过意不去，于是暂乞还山。且谎言哄世宗道：“皇